

萍踪旅人

曾庆瑞 赵遐秋编选
黄金华点评

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·风情卷



匆匆匆！催催催！

——春烟，一片山，几点云影，
——道水，一条桥，一支橈声，

——林松，一丛竹，红叶纷纷；

催催催！是车轮还是光阴？
催老了秋容，催老了人生！

匆匆匆！催催催！

——卷烟，一片山，几点云影，
——道水，一条桥，一支橈声，
——林松，一丛竹，红叶纷纷；

催催催！是车轮还是光阴？
催老了秋容，催老了人生！



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·风情卷

旅人萍踪

曾庆瑞 赵遐秋编选

黄金华点评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:周 平

封面设计:孙凤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旅人萍踪/曾庆瑞,赵遐秋编选;黄金华点评,~北京:
中国青年出版社,1994.7

(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;风情卷)

ISBN 7-5006-1638-4

I. 旅… I. ①曾… ②赵… ③黄… III. 散文—中国—现
代—选集 N61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4)第03015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100706

河北省永清第一胶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970 1/32 13.25印张 2插页 200千字

1994年9月北京第1版 199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 10.10元

卷首絮语

回忆大连南山之巅赏目的画境，庐隐感慨系之，寄深愁于流水，付苦闷与清光。置身北京一条小巷说人生多艰，潘漠华欲哭不能，真想高呼一声，却又低吟浅唱。

凌叔华写她登富士山，看层云舒卷自如，山峦蜿蜒起伏，想到的是中国的五岳，衰弱的国度。刘思慕写他游威尼斯，看水城街市美女的浅笑、活泼、温柔，想到的是故国苏州女子的流动、含蓄、轻软。

读这一集的散文，眼前闪现诸如此类的画面和情思，我们便可以认定，这些篇章不是传统的山水纪游文字简单的沿袭了。

篇中，作家们除了描绘山川风物、名胜古迹，还重在记述人文景观，世态风情，而且心之所注，情之所系，还在慨叹世事，诉说人生，以至民族存亡、国家兴废、社会盛衰，无不总揽笔底。

这，也许太多地表现了那一代作家的态度。他们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，有着太多的悲剧的情怀。也许悲哀，也许悲苦，也许悲呛，却又都悲壮。

我们今天再写这一类文字，自当不同。不管是为

华夏掠影，还是画域外风情，虽有感于历史风云变幻，沧海桑田流变，下笔也当明快，鲜活，清朗，向上。

回看文学史上这一类名篇，从审美说，集中则多有瑰宝。像朱自清的《看花》，人品、文品相溶，读起来，真觉得文章的韵味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的韵味相似，文章的色香也正和那梔子花的色香，桃花、梅花、紫薇、海棠……的色香一样，花繁却又香气浓而不烈，清而不淡，艳而不荡，醉眼而正心，让你分不清是读《看花》一文，还是品香花一瓣。

这，自然又在一般山水纪游文字之上了。

目 录

庐 隐	月下的回忆.....	1
潘漠华	在我们这巷里.....	7
孙福熙	清华园之菊	18
俞平伯	清河坊	32
叶灵凤	北游漫笔	40
孙伏园	红叶	51
废 名	菱荡	55
袁昌英	游新都后的感想	63
钟敬文	羊城风景片题记	69
朱自清	看花	75
老 舍	济南的冬天	82
茅 盾	乡村杂景	85
傅东华	杭江之秋	92
倪貽德	佛国巡礼.....	100
郁达夫	故都的秋.....	111
蹇先艾	车窗外.....	116
罗念生	芙蓉城.....	122
许地山	先农坛.....	128
许钦文	殉情的鲎.....	132

柯 灵	酒·····	136
李广田	桃园杂记·····	145
老 向	典梨·····	153
李辉英	水院子·····	159
周作人	北平的春天·····	163
刘大杰	成都的春天·····	168
施蛰存	驮马·····	173
靳 以	旅中杂记·一 梧州·····	179
沈从文	沅陵的人·····	185
郭沫若	今津纪游·····	203
成仿吾	东京·····	220
倪貽德	樱花·····	231
凌叔华	登富士山·····	239
陆晶清	东瀛杂碎·····	254
方令孺	去看日本的红叶·····	263
梁绍文	五风十雨的星架坡·····	270
许 杰	榴梿——南洋漫记之一·····	273
马 宁	南洋风雨·北波罗洲土人·····	282
徐志摩	我所知道的康桥·····	289
苏雪林	收获·····	304
徐霞村	绿克桑布尔公园·····	309
黎烈文	秋外套·····	312
朱自清	罗马·····	318

刘思慕	威匿思的水和“水”.....	329
李健吾	翡冷翠.....	339
萧 乾	珍珠米.....	349
刘盛亚	双塔教寺.....	366
曹靖华	到赤松林去.....	371
冰 心	寄小读者·通讯二十七.....	381
邹韬奋	由柏明汉到塞尔马.....	405

庐 隐

月下的回忆

晚凉的时候，困倦的睡魔都退避了，我们便乘兴登大连的南山，在南山之巅，可以看见大连全市。我们出发的时候，已经是暮色苍茫，看不见娇媚的夕阳影子了，登山的时候，眼前模糊，只隐约能辨人影；漱玉穿着高底皮鞋，几次要摔倒，都被淡如扶住，因此每人都存了戒心，不敢大意了。

到了山巅，大连全市的电灯，如中宵的繁星般，密密层层满布太空，淡如说是钻石缀成的大衣，披在淡装的素娥身上，漱玉说比得不确，不如说我们乘了云梯，到了清虚上界，下望诸星，吐豪光千丈的情景为逼真些。

他们两人的争论，无形中引动我们的幻想，子豪仰天吟道：“举首问明月，不知天上今夕是何年？”她的吟声未竭，大家的心灵都被打动了，互相问道：“今天是阴历几时？有月亮吗？”有的说十五；有的说十七；有的说十六；漱玉高声道：“不用争了！今日是十六，不信看我的日记本去！”子豪说：“既是十六，月亮

应当还是圆的，怎么这时候还没看见出来呢？”淡如说：“你看那两个山峰的中间一片红润，不是月亮将要出来的预兆吗？”我们集中目力，都望那边看去了，果见那红光越来越红，半边灼灼的天，像是着了火，我们静悄悄地望了些时，那月儿已露出一角来了；颜色和丹沙一般红，渐渐大了也渐渐淡了，约有五分钟的时候；全个圆圆的月儿，已经高高站在南山之巅，下窥芸芸众生了，我们都拍着手，表示欢迎的意思；子豪说：“是我们多情欢迎明月？还是明月多情，见我们深夜登山来欢迎我们呢？”这个问题提出来后，大家议论的声音，立刻破了深山的寂静，和夜的消沉，那酣眠高枝的鸛鵒也吓得飞起来了。

淡如最喜欢在清澈的月下，妩媚的花前，作苍凉的声音读诗吟词，这时又在那里高唱南唐李后主的《虞美人》，诵到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声调更加凄楚；这声调随着空气震荡，更轻轻浸进我的心灵深处；对着现在玄妙笼月的南山的大连，不禁更回想到三日前所看见污浊充满的大连，不能不生一种深刻的回忆了！

在一个广场上，有无数的儿童，拿着几个球在那里横穿竖冲的乱跑，不久铃声响了，一个一个和一群蜜蜂般地涌进学校门去了；当他们往里走的时候，我脑膜上已经张好了白幕，专等照这形形色式的电影，顽皮没有礼貌的行动；憔悴带黄色的面庞，受压迫含

郁闷的眼光，一色色都从我面前过去了，印入心幕了。

进了课堂，里头坐着五十多个学生，一个三十多岁，有一点胡须的男教员，正在那里讲历史，“支那之部”四个字端端正正写在黑板上，我心里忽然一动，我想大连是谁的地方啊？用的可是日本的教科书——教书的又是日本教员——这本来没有什么，教育和学问是没有国界的，除了政治的臭味——他是不许藩篱这边的入和藩篱那边的人握手以外，人们的心都和电流一般相通的——这个很自然……，“这是那里来的，不是日本人吗？”靠着 I 站在这边两个小学生在那窃窃私语，遂打断我的思路，只留心听他们的谈话，过了些时，那个较小的学生说：“这是支那北京来的，你没看见先生在揭示板写的告白吗？”我听了这口气真奇怪，分明是日本人的口气，原来大连入已受了软化了吗？不久，我们出了这课堂，孩子们的谈论听不见了。

那一天晚上，我们住的房子里，灯光格外明亮；在灯光之下有一个瘦长脸的男子，在那里指手画脚演说：“诸君！诸君！你们知道用吗啡培成的果子，给人吃了，比那百万雄兵的毒还要大吗？教育是好名词，然而这种含毒质的教育，正和吗啡果相同……你们知道吗？大连的孩子谁也不晓得有中华民国呵！他们已经中了吗啡果的毒了！……”

“中了毒无论怎么样，终久是要发作的，你看那一条街上是西岗子一连有一千余家的暗娼，是谁开的，原来是保护治安的警察老爷，和暗探老爷们勾通地棍办的，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，都是吃了吗啡果子的大连公学校的卒业生呵！”

他说到那里，两个拳头不住在桌上乱击，口里不住的诅咒，眼泪不竭的涌出，一颗赤心几乎从嘴里跳了出来！歇了一歇他又说：——

“我有一个朋友，在一天下午，从西岗子路过，就见那灰色的墙根底下每一家的门口，都有一个邪形鵝面的男子蹲在那里，看见他走过去的时候，由第一个人起，连续着打起呼哨来；这种奇异的暗号，真是使人惊吓，好像一群恶魔要捕人的神气；更奇怪的，打过呼哨以后立刻各家的门又都开了，有妖态荡气的妇人，向外探头；我那个朋友，看见她们那种样子，已明白她们要强留客人的意思，只得低下头，急急走过，经过他们门前，有的捉他的衣袖，有的和他调笑，幸亏他穿的是西装，他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历，不敢过于造次，他才得脱了虎口。当他才走出胡同口的时候，从胡同的那一头，来了一个穿着黄灰色短衣裤的工人；他们依样的作那呼哨的暗号，他回头一看，那人已被东首第二家的一个高颧骨的妇人拖进去了！”

唉！这不是吗啡果的种子，开的沉沦的花吗？

我正在回忆从前的种种，忽漱玉在我肩上击了一下说：“好好地月亮不看，却在这漆黑树影底下发什么怔。”

漱玉的话打断我的回忆，现在我不想什么了，东西张望，只怕辜负了眼前的美景！

远远的海水，放出寒栗的光芒来；我寄我的深愁于流水，我将我的苦闷付清光；只是那多事的月亮无论如何把我尘浊的影子，清清楚楚反射在那块白石头上；我对着她，好像怜她，又好像恼她；怜她无故受尽了苦痛的磨折！恨她为什么自己要着迹，若没这有形的她，也没有这影子的她了，无形无迹，又何至被有迹的世界折磨呢？……连累得我的灵魂受苦恼……

夜深了！月儿的影子偏了，我们又从来处去了。

初载 1922 年 10 月 10 日《小说月报》第 13 卷第 10 号

〔庐隐〕 生于 1899 年，1934 年去世。原名黄淑仪，后改名黄英。福建闽侯县人。现代女作家。作品有短篇小说集《海滨故人》；长篇小说《火焰》。

庐隐的小说，常以“我”为主人公，写“我”的生活环境，“我”在这环境中的烦恼；以及为逃避烦恼而亲近大自然的另一种感受——在这种感受里，自然是已抛开了世俗的烦恼，但却也没有生命的喜悦。庐隐

始终未能摆脱那份生命的疲乏和忧郁。

所以，庐隐的创作中，“充满了哀感”。这篇《月下的回忆》便是一例。

庐隐所“回忆”的，是她在大连与几位友人夜间登山的一次活动。如作者所述，她们看到了月出的全过程，这该是多么奇妙的体会呀！

但是，庐隐却无暇品味溶溶月色下的那份空灵的情调。在这“月下”，她想起了在大连的课堂上的见闻，那是一段令人不愉快的“回忆”，它使庐隐觉察出，“大连人已受了软化了”。作者将月色（美）与学校（丑）放在一起写，显然是有用意的。这用意不难看破，在女作家看来，日本人的奴化教育的危害比较起悍然发动战争尤其严重。联系到后来的历史发展，再看庐隐在 1922 年写下的这篇文章，我们不能不叹服于女作家超群的眼光和心胸。

潘漠华

在我们这巷里

四日后便要搬家，——所谓家，也只是我一身，一只皮箱，几条皮褥，几本书罢了。今天仍坐在这巷里的一座北房里，觉到生命的灰茫的感觉，有些无聊。面上有些烘热的嫌腻，泪也似女人般地流下来。一个沉郁的灵魂，本容易受感触，何况又逢到这种风霾阴寒的天？今日上午本是清明，下午忽然风起了；现今连稀淡的阳光也没有了，乌鸦叫，风沙不断地狂烈地扑着窗纸，如是而已！如是而已！

坐着没有什么好消遣，痛痛快快地哭仿佛又不能，我于是来写这篇文章了。这个文题早已有。在这巷里，有形与无形的，我个人与世界的，有时现实地可见着，有时也都梦境似地憧憬着。住在这幽幽寂寂的巷里，有时也真想高呼一声，喊一声慰慰自己的岑寂。——今天也仿佛为了这种神情写的。

这是在北京的一条巷。由西到东，曲曲折折，直到小河边为止。我住的地方，就在巷口近小河的一座向南开的门内。傍巷两边的人家，依北京的习惯，都

是掩了门的；故少见有人站在门口，和故乡的常有女人髻边花影的门前比较起来，真觉得异乡的萧条了。中间有座古庙，檐头长了狗尾草等等，两扇庙门无论风晴，无论雨雪天，都是古代已这般似地关着，使这巷更显得冷落了。

总而言之，这巷是冷寂幽静的一条巷，我就寓在这巷里。

因各家的门常是关着，故我对于邻居的情形，实不大知道。有一家煤铺，煤球晒在自己门前的巷边。这家人，面额上都涂了黑滓，鼻座脚尤黑的可怕，有位是年轻的，黑渍的颊上有时也朦胧地映出青年的风情；有位是中年的，低着头用铁锹在播弄煤球，仿佛生命力如有如无似的；这种人常常可在那家门前看见，有时也可见他们正在闲谈说笑。这可说我对邻居最熟识的一家了。那开煤铺的门内，仿佛是个大杂院，里面住的并非一家。有位年纪很轻的少妇，面貌并不秀美，穿着大红色的裤子，肩上负了的仿佛是一袋米，有时我也看见过，她正走向那门内去。后来我写信给C君说：“仿佛还是新婚不久，即须往街上负了米回来，我对于那少妇起了些幻想！”但后来再未见，只看见一二位旁的女人罢了。

在一日的黄昏，晚饭还未送来，房内又暗得不能辨别物件的轮廓。我吹了一回洞箫，天色更暗下来。在这种时候，我是常出巷里去慢踱的。傍晚的风色迷

漾在这寂静的巷里，家家的门都关着，我一面踱着，一面散漫地想着，悠渺的情致也颇醉人。有一日我这样散步的时候，在巷口忽进来两个小人。一个男性的年大的，约十一二岁的模样；一个女性的年轻点，是可怜的窈小的身材。他俩，都是穿着贫窶的衣服，合抬着一小桶清水。女的大概受了什么委曲，进了巷口的时候，就发气似地说，

“我不抬了！ 嗯嗯！ …… 嗯嗯！ ……”不住地用手揩着面上的泪。

男的也正做着普通小孩的生气的脸，但又没有主意似地，只窘着看住那小女孩。那时我想到这两位小孩，只因为诞生在所谓第四阶级里，便轻轻的年纪受了这般人间的凄苦，不觉有些莫名的悲感！为了他俩，觉得天色都更暗下来了。

——这两朵小小的蓓蕾，只要等等名词，“幸福”“美梦”挨到他俩的身上，自今天抬了水回去后，虽经过了重重风雨的摧残，我想也居然能开放，有生意最灿烂的时日；后来也有凋丧的时日的。倘使他俩有了壮年，也有了薄暮的晚景，倒也完成了他俩的生命了！但是运命是怎样颠弄他们的呵！

我正发着这样呆想的时候，那个男的虽仍没有说一句话，女的却翻身去抬着前走了；东翻西倒地走着，仍在呜咽，在生气的眼前，小手仍在不住地往面上搓着眼泪。他俩是否住在此巷，那天小小的可悲的